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兵

謄録監生臣何延禮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宋 衛湜 撰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鄭氏曰有居有常居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寛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也時謂時習之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也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

長樂陳氏曰大學之教也時所以順天道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所以盡人道蓋安弦以夏安詩以冬安禮以秋此所謂時也教人弦詩禮學之正而不以異端此所謂正業也退息必有居教者之事遊焉息焉學者之事

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

也

新安朱氏曰今案上句鄭註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絶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絶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講義曰時教謂時時教之也道欲其熟習故學者貴於時習而教者亦貴於時教正業如揚雄曰君子正

而不他正與他之閑不可不謹其所向故教者必以先王之正道退息必有居非謂有所居止而已也必有常居焉所居有常乃教者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古之人坐則如尸立則如齊几杖有銘盤盂有戒無非學也豈以退息而姑置之哉

延平周氏曰退息必有居故身安而心廣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鄭氏曰操縵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孔氏曰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學操縵敎樂也樂主和故在前弦琴瑟之屬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故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學博依敎詩法也詩是樂歌故次樂依謂依倚譬喻也雜服自衮而下禮經正體在於服

章以表貴賤不明雜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不興其藝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翫樂於所學之正道也

橫渠張氏曰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令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鋭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服事也雜服洒埽

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興藝樂學興起也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遊其志所以使樂學也

長樂陳氏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縵之為樂鍾師之所職磬師教而奏之所謂

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冠衣不純素所服采衣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安弦而後安詩樂學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立禮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内則就外傅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之終始歟

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

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理也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山陰陸氏曰摻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讀如字書曰聲依永

新安朱氏曰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

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于諸
侯則服玄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
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
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
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
雜服也

慶源輔氏曰博依如陸氏之說學詩然後能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謂廣譬喻亦非也古人因詩而歌使協

聲律而歌有高下清濁合于宫商則為聲聲協律吕則為律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博謂有其聲者清濁高下不一也先能歌然後能安之而求其義服事也雜服謂凡禮之事如三千三百之儀是也不學操縵以下皆言藝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上言禮樂矣故下言藝以總射御書數也詩亦樂也故因樂言之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學者先教以六藝也興如舊音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兊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孔氏曰故因上起下之辭君子之為學恒使業不離身若能藏脩息遊無時暫替乃能安其所習學業學

業既深知由于師故親愛師旣能親師故樂重同志之友說信已道一云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輔即友也離猶違也心信已道不復虛妄假令違離師友亦強立不反也乃來謂所學得成也

橫渠張氏曰藏退也脩則思以得之日知其所不知也息休止也遊遊玩也接物倦則存心講習以不忘其故此即温故而知新也大要未嘗須臾忘也敬孫務時敏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唯

其敏而已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學也將以致道沒身不息而已故藏焉以緼其所已知月無忘其所能是也脩焉以習其所未知日知其所亡是也息焉則所次必於是若倪寛帶經而鋤休息輒誦是也遊焉則所造必於是若孔子出遊於觀之上有志於三代之英是也君子之於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夫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

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正若然則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延平周氏曰藏者言其學之既得者也脩者言其學之未得者也息對遊則息為暫遊為久言安學而親師則知信道而樂友言樂友而信道則知親師而安

學有所藏有所脩有所息有所遊則其所入者深故雖離師輔亦不反也輔也者蓋友有佑助之意

嚴陵方氏曰藏焉脩焉所以存其心息焉遊焉所以遊其志藏則藏於其心脩則脩於其身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為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為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

廬陵胡氏曰學者君子之所以藏身猶魚之藏於水不可離也脩猶竹之脩日加益而不知也息謂居之安也遊若遊心於淡之遊

永嘉戴氏曰君子為學當以進徳脩業為本今脩居其一而藏遊息居其三豈教人為怠乎蓋古之教者教以心後之教者教以言古之學者養其心後之學者苦其心然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既求之則操之存之養之制之至於宅心正大而後至於

從心不踰豈若後世學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苦其志慮耗其血氣非徒無益而喪失其本心者多矣親師取友此學者急務師友之間固有實不相知而外徇其名者無所得於其師則齟齬而情實跡無所得於其友則疑忌而意不合此非學者之過抑師友亦有過焉蓋涵養之功不加而督迫之意日至漸漬之實不孚而責善之意太甚則彼有不安而已爾有不樂而已爾況望其能進德乎涵養其心術之微使之

漸漬習熟安於義理無所矯揉則無有師保自進於善雖他日離羣索居不變其初大抵物之矯揉者力進則返唯自然馴習者久而不變一段與上文意似不合然古人援詩書為證略取其大意而已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進脩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以厥脩乃來要之藏脩遊息四者不同其為脩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藏猶詩所云中心藏之脩謂以身脩之

也藏之則不須臾而忘脩之則不頃刻而廢息亦在於斯遊亦在於斯猶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夫然故能自小成而進於大成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小成也雖離師輔而不反大成也樂謂心有所愛羡之意若子貢所謂賜也何敢望回安其學故親其師樂其友故信其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變友言輔欲見不假

友之輔助而不反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以下厥脩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下

金華應氏曰深攷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盖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于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于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鄭氏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為慕訊或為訾言及于數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也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為

之說不用其誠也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施之也悖
求之也佛謂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也隱不稱揚也
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
猶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多其訊
者不曉義理假作問難詐了多疑也進謂務欲前進
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誠忠誠也使學
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是不用已之忠誠

也教人不盡其材謂隱惜其所知也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于人皆違背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義意佛戾也師教既悖受者又違故弟子隱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解不自知其有益也雖得終竟其業其去之必速疾師教弟子不成由此上諸事

嚴陵方氏曰以言問之之謂訊道之本寓諸理其末見乎數言及于數非所謂教之大倫矣進而不顧其

安非所謂安其學矣使人不由其誠非所謂信其道矣教人不盡其材非所謂強而弗抑矣施之也悖非所謂不陵節矣求之也佛非所謂孫其業矣隱其學而疾其師非所謂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矣隱以言其學之不明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非所謂和易以思矣其去之必速非所謂強立而不反矣

新安朱氏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末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

之教蓋將使之循習乎灑埽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于數者其意不同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之意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

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慶源輔氏曰言及于數所謂記問之師也呻其佔畢所以形容其貌多其訊謂無統類強聒而泛語之訊猶墓門詩所謂歌以訊之之訊毛氏曰訊告也言及于數則愈下矣此上言在已之失此下言教人之失

盈科而後進可也如是然後居之安而資之深若不顧其安否而強揠以進此學者所以隱其學而苦其難也強揠以進是使人不由其誠未及安于此而又進之是教人不盡其材此二句所以終上句之義也材者可為之資施與求皆為師之事施謂施已之教求謂求學者之益隱不安之意柏舟之詩註云隱痛也痛則不安矣安其學故親其師則隱其學而疾其師宜矣所謂雖得之必失之也強聒而教之強揠而

進之則有終其業者矣然其忘也可立而待也刑猶儀刑之刑教之不刑猶言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也

横渠張氏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

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得理則教興也十五以前情欲

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逆防于未發之前故云豫也二十德業已成時可受教故云時也陵猶越也不陵節謂年才所堪不越其節分而敎之所謂孫順也善猶觧也

長樂陳氏曰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回不釋則美有所不增故禁于未發之謂豫所以救失于未然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于可敎之際故當其可以學之之時而逵之可以習之之業易所謂進德脩業

欲及時也因時而不違循理而不逆不責其所不及不強其所不能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豈不為孫乎與夫驟而語之喧德蕩志者異矣教者不陵節而施則學者見賢思齊見善相示不必親相與言而同歸于善矣豈不為摩乎與夫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者異矣以內則推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五出就外傅居宿於外禁於未發之意也八年始教之孫以至二十敦行孝弟當其可之意也

學樂而後射御射御而後學禮舞勺而後舞象舞象
而後舞夏不陵節而施之意也三十博學無方孫友
視志相觀而善之意也教之所由興本諸此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爲無及矣未發而先
禁乃爲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
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
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
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

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也有見于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于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

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謂童蒙之

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欲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新安朱氏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于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横渠張氏曰當其可者乗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　又曰不待其問當其可告之機即告之如孟子曰時雨化之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即雨

馬氏曰自灑埽應對進退而進于成人者各有當也當其可之謂時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不陵節而施之之謂孫也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之謂摩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可謂二十成人時夫謂之可豈特年二十而已不陵節若孔子所以教諸弟子未有同者也此之謂孫孫師之事也學友之事也鄭氏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夫所謂相觀豈特不並問而已永嘉戴氏曰夫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疑若不可須臾緩也然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又何其甚緩也夫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過時非也不及時亦非也乾于九三論君子進德脩

業其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也知所終始則無過不及之患矣大抵學者為學始
終節目皆有次第先傳後倦不可誣也若先後倒置
本末舛逆學雖勤無益也禁於未發不必謂十五時
也物欲未深情偽尚淺則猶可禁也當其可不必謂
年二十成人時也適當其機因而導之此之謂可孫
之為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為言有切磋動盪
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為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為教

也益深

河南程氏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為多

四明沈氏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謂失可教之機也聖人朝夕視學者熟矣投機之會藏於未形非聖人誰識之也夫子於子貢曾子不待其問不俟其請而遽提其名語以大道之要蓋夫子默察二子見道之機以語之聖人於門弟子所謂如慈母之哺

嬰兒如醫師之候病者無不各中其所欲內外感應之妙油然而自得矣

慶源輔氏曰凡事豫則立况教人者乎已犯上矣而使之無為亂也已穴坯矣而使之勿為盜也既爭而教之讓既奢而教之節難矣故先王之教人自能言時男唯女俞之不同至七年時同席共食之不可其道當然不可謂之太早計也自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至吾道一以貫之皆當其可之謂時顏子曰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則其所施不陵節

而孫可知矣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是相觀而善也忠告而善道之又其次也強聒而不

已祇取辱焉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鄭氏曰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欲格讀如凍洛

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雜施不孫則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無友則不相觀也燕猶褻也燕辟褻師之譬喻廢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所由廢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格謂堅強譬如地凍則堅強難入今人謂地堅為洛也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欲追悔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

可復脩治也獨學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此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興也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尊敬則違逆師之教道燕辟謂義理難曉時須假設譬喻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之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是廢學之由

嚴陵方氏曰情發後禁則扞格言相抵也相抵則禁之有所不勝矣時過後學則勤苦不倦欲有所成難矣雜施而至于亂壞則術業無由而脩矣獨學無友

則孤而無與陋而不廣所聞寡矣以燕安為朋而至于逆其師之教以燕安為辟而至于廢其學之道若是則教何自而興乎然教之興止于四廢至于六者以見教之為難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延平周氏曰燕安則有褻意人之所以為朋者以其同出于師故尊其朋則為順其師而褻其朋乃為逆其師也學至于難解然後有用于辟故褻其辟則為廢其學也

横渠張氏曰學者當先與朋友講習然後問師若但多問未嘗自得學者則惰教者則瀆兩失之矣燕朋不敬其朋友而侮慢之必不能從師之教理之然也燕安也褻也褻其友則慢其師蓋有漸也安師之辟喻則不能三隅反何學之有燕辟謂燕安樂人之辟喻不能自得是廢學也人當思而得之

山陰陸氏曰燕朋逆其師之意燕辟廢其學之方

新安朱氏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

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
註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
害也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
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
而不孫則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
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
謂也燕朋謂昵于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

于教辟如師也辟之辟昵于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昵于教辟則自以為是不力于學教之不刑由此之故也夫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而為師最難其道與天地君父並重烏可以易為之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人而可以為師則中之所存必有大過人者然而非深識學者之病無以成闔闢造化之功故脩已者可以尊道知人者可以明道設教者不可以不兼備也

慶源輔氏曰發然後禁唯孔子之聖而後可過而能改非子路之勇則不能舍是則未有不扞格者也禁師之事也學弟子事也互言之爾如孔子之教則無不勝如子路之學則無不成先儒之言曰老而好學尤不易得人固不可不自勉學于孔子者雖鄙如樊遲有子夏以啟發之則不患其陋而未達况其餘者相觀而善切切偲偲則其成徳達材可知矣朋友攝以威儀而切偲致意則非燕朋矣善教者罕譬而喻

孟子之長于譬喻則非燕辟矣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分故廢其學之業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六者雜舉師資之病以見教之廢非獨一人之罪也

講義曰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強而弗抑開而弗

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鄭氏曰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喻猶曉也君子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道猶示也牽謂牽偪令速曉強謂微勸學者不推抑而教之開謂開發大義不事事使之通曉也人苟不曉而牽偪之彼

心必生忿恚今但示正道則彼心和而意悟易謂受者和易則易成也思謂用意思念所得必深師能敎弟子如此可謂善敎喻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敎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此所以爲善喩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學之所興者寡所廢者多則可以爲人師矣道而弗牽者私淑艾者也強而弗抑者盡

其材者也開而弗達者引而不發者也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暴強而弗抑則易而不艱開而弗達則思而不殆君子之教人常欲其所得勝所聞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尚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

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矣若孔子循循然善誘人所謂道而弗牽也于互鄉童子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强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

永嘉戴氏曰君子之教而以喻為言何哉喻以義理使之心通意悟默然自喻此教之大功也道而弗牽

強而弗抑未嘗示人以其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其易不示人以難則敎者有善誘之功學者有欲罷不能之意不示人以易則教者寓憤悱之機學者有啓發之功大要和易以思使學者不過用其心亦非泛然無所用其心所謂勿正之功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為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

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教者豈可不知此理哉

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于致思故可

以至于自得之地於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

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鄭氏曰失于多謂才少者失于寡謂才多者失于易

謂好問不識者失于止謂好思不問者救其失者多

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成是失于多也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于寡少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人不知思求唯好泛濫外問是失之輕易此學而不思則罔心未曉知不肯諮問唯但自思終不能達此失于自止是思而不學則殆四失由人心之異故也師既識四心之不同乃能

隨其失而救之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

此四失是救失唯善教者能之

橫渠張氏曰失之多過也失之寡不及也止有兩端

無三也凡學者不是過即是不及無過與不及乃是

中矣失則多謂才小者卒然不能會歸故失于煩多

若子夏是也子夏之學自灑埽應對之末至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其學最實失于寡者以才多易曉

達而不精密若子張窺見夫子近上一節不復勤求

力行又問善人之道意謂善人可不學而至孔子告以必踐履善人之事乃能至善人之地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易者輕易也與寡相近以為易知更不復研究子路事多近之止晝也苦其難而不進冉求事近之學者之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失易畏難則失止

東萊呂氏曰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他病處所謂學者四失隨其氣禀厚薄清濁判斷不出四端或

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大抵四者所為心之莫同也病各自别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要識他病處失在多寡易止辟如醫者用藥知得陰陽虚實方始隨症補瀉鍼灼若錯施之教者學者皆勞而無功只看孔子教人四者之病隨症用藥曲得其妙且如子路所失者多孔子未嘗不裁減由也兼人故退之知他多病而底救之或失之寡孔門如柴愚參魯雍也仁

而不倚就他資質上所失在寡孔子之敎就他寡處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各到成立或失則易如子貢億則屢中與夫方人之病孔子未嘗不深懲而痛抑之如云夫我則不暇皆使之難不使之易或失則止孔子之門如冉求之自畫孔子未嘗不誘掖而進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若不識學者之病倒去他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子路之失多更若進之所謂有餘不敢盡工夫子路何緣得入推此類言之其他無不如

此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為學之道扶持長養人之善端救人之偏失孔子之教皆在一部論語中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大哉問善哉問之類無非長善如責以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之類無非救其失

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簡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

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且善譬則苗也失譬則莠也欲長善者必救其失欲長苗者必去其莠彼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智不已疏乎

延平周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或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也

嚴陵方氏曰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于內然後可以救其失于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茍

無教以長之則善浸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苟無敎以救之則失或為害

永嘉戴氏曰夫人資禀各有所偏雖伯夷柳下惠不能免也其平日所踐履終身所成就皆於其所偏者重況于學者乎學者四失其意皆自以為善而不知其非失之多者博採以為功失之寡者約取以為精失之易者泛應而不能致思失之止者小成而莫肯前進所貴于學問者謂其能化氣禀之偏學者每患

于不自知故有頼于教者之功盖自知甚難自上知下甚易設教而不知學者之失知其失而不知救學者之過皆非所以為教也

慶源輔氏曰必知之言不可不知也不言失之多而言失則多者盖多寡易止有時為當然若一于此則為失也故云則焉博之失則多陋之失則寡勇之失則易愚之失則止内有所溺然後失形于外不正其心而治其外末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人者

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及也

山陰陸氏曰長善而救其失將順其善而匡救其失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鄭氏曰善歌善教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傚也可謂繼志謂師説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

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于其師也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音聲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續其志如令傳繼周孔也又釋所以可繼之事善教者出言寡約而理顯易解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為教如此則可使後人繼其志也

横渠張氏曰繼其志謂教者使學者繼其志循循然

善誘是繼志也善歌者亦使學歌者自繼其聲高下得相繼使人繼其志繼學之志也使人心不能已善教者也志常繼則罕譬切喻言易入則復而藏

長樂陳氏曰聲之不可繼者非善歌志之不可繼者非善教蓋高明以絶物則不足以為善中庸以導物然後為善也夫詳而不約而後能達顯而不微而後能藏多譬而不罕然後能喻此理之常也今也約而能達微而能藏罕譬而能喻則是約而人知其要微

而人知其妙罕譬而人知其簡可謂繼志矣蓋約與微所以明道罕譬所以明物道至于難明則又明物以顯之此所以為善也　又樂書曰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太高則與物絶而人莫能繼

矣太甲則與物褻而人不足繼矣惟得中則為可繼焉夫言苟務多則人以為惑而不達矣言苟好大則人以為迂而不臧矣言苟多譬則人以為僻而不喻矣若然則教者雖有其志學者焉能繼之哉

山陰陸氏曰歌不貴苟難則易于繼其聲教不貴苟難則易于繼其志若佛老言理則妙矣以為善教則未也故昔賢論此以為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不可謂微而臧也約而臧微而達則罕譬而喻矣

新安朱氏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不可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為辭甚簡曰達曰臧曰喻其見理甚明教者之辭簡學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

東萊吕氏曰約而達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徹

未嘗不達微而臧敎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喻大抵曲為之喻使學者自得于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大抵聖賢之敎引而不發非是阻抑學者若開戶倒囊盡其底蘊以告之學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弊多是口耳之學惟是引而不發示其端而不盡使人萬繹千思及功深力到義理自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學記敎人皆是三代敎人之法如孔子洙泗之敎孟子在戰國風氣既降

氣質既薄三代之教已是盡用不得今看論語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三四語孟子徃徃至千百言所謂約而達到孟子已自用不得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孔子則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天道不可得而聞到孟子已自用剖析精微示人如論性直指之謂善如論浩然之氣皆是分明説破所謂微而臧到孟子已自用不得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所謂譬喻見于論語者少若孟子每事譬喻亦是不

得已傳註者謂其長于譬喻當時罕譬而喻又用不得然而孟子觀會通以行典禮于此自立規模所以為孟子如多寡易止則止是就一人身上看孟子改規模是統天下看

慶源輔氏曰若夫子之舉一隅孟子之引而不發所謂善教也不以三隅反躍如也則能繼其志矣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則人有自得之地矣然則孟子之譬喻非與向時不同也孟子於戰國大道既隱之

時與其君臣言論又非其素所講學也故不得不假譬以曉之然孟子固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謂繼志矣者省文也蓋言如此則可謂能使人繼志矣

李氏曰欲其求而後應故其言常約欲其思而後得故其義常微言之所不能及義之所不能明故達之以譬譬者理之所在也理欲其自窮故罕譬言雖近而指不可不遠故其言約其義微其譬罕指遠故雖

約而達雖微而臧雖罕譬而喻也子曰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稱名小取類大則罕譬而喻也其旨遠其辭文則微而臧也曲而中則約而達

延平黄氏曰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禮記集說卷八十九

禮記集說卷九十

宋 衛湜 撰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鄭氏曰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于師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師善則善也四代虞夏殷

周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可以為君長之事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博喻廣曉也知此四事為主綱類長之乃廣有曉解能廣解乃可為人作師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治官有功則能為君也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其師也三王謂夏殷

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橫渠張氏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唯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

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者斆也所以為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于為政其所以輔佐于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長樂陳氏曰學有精麤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而達才

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而成德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所謂克類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所謂克長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所謂克君也古之為學必自有虞氏始而擇師亦如之是法始乎伏犧成乎堯備于有虞氏而夏殷周特因之而已故先三王而四代次之主三王兼用虞氏故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

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能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爲師師者有爲長之道長者有爲君之道

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葢君子者人之成名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博喻于人喻之爲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爲義以道帥人而人之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也君有土

者也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可以有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學宜讀曰斆斆教也雖尊而為君亦師之所教焉故擇師不可不慎也三王者禹湯文武也四代者虞夏殷周也指其人則曰王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好學如此誰獨無師乎若舜之于務成昭禹之于西王國湯

之于伊尹文王之于臧丈人武王之于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李氏曰知至學之難易者循理以造道者也知其美惡者窮理以得道者也故曰然後能博喻能博喻則可以反說約而衆之所依附故曰然後能為長長者有長人之道者也能為長則可以出令正衆故曰然後能為君君者出令以正衆者也故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君德也而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

仁以行之寬者居上之道仁者長人之道居上長人之道必自乎學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至于學也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美習非則惡知其理之順逆習之是非然後能廣博開喻學者而可以為人師也能為師然後可以為人君則君之為道可知矣彼其以刑法制民而不本之敎化者其君去道遠矣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若武王者可謂知君道矣禹湯文武其師

善矣若四代之君或善或否皆繫其師之如何此慕門之詩所由作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長即此所謂長師即此所謂師牧亦即此所謂君也雍也可使南面蓋學之力歟若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進于是矣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束帶

立于朝可使與賔客言尚未足以語此唯其師言顧其師如何耳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但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耳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永嘉戴氏曰君師長三者雖不同皆以教化其民然不明乎義理不察乎人心雖欲施實德于民不可得也是故君子先知其理之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

然後能旁取曲譬以開導人心然後可以為師矣出而長民上而為君復以斯理敎民為善夫豈有二道哉大抵君子為學貴于有用也有民人有社稷則有君國子民之道焉是以仲弓可使南面而子路冉有自謂治國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惡可不謹擇其人哉三王四代皆以擇師為重況其下者乎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教人能敎人則亦可以服人而為長能服人則亦可以治人而為

君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名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此文義在于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天子諸侯同之此據

尊師與尸相似故特言之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
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鄭註武王踐
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文有小異存乎意言
意恒念之丹書赤雀所銜丹書也
濂溪周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化矣
横渠張氏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
益尊命也匹夫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益

尊道也王者事天如事君故爲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便不以臣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爲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

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葢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

尊天也而君之于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于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于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尊君卑臣其殆始于後世乎上下曠闊而交泰之情疏堂陛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時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况于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益言盡嚴師之道為難耳非心悦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

子之于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于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

盱江李氏曰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

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跖朝華而暮戎何足怪哉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道也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善學謂聰明易入者師體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于他人故恒言師特加功于已不善學者

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于他人又反怨師獨不盡意于我也

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為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為過

嚴陵方氏曰顔淵聞一以知十子貢告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顔淵曰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若在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于我我故庸

之有德于我我故德之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爲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

廬陵胡氏曰庸謂用師之道見于日用也怨若陳子禽毀仲尼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爲學者言也不善教而非學者則教者固失矣不善學而咎其師亦非教者罪也夫

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亦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葢聖人欲以無言教學者不得已形于言亦曰詩書執禮而已師何其逸也七十子之徒中心悅而誠服其有功于學者若此古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是也莊周之學未必出于子夏李斯之罪豈盡出于荀卿令謂莊周者推原所自歸過子夏罪李斯者以荀卿爲誅首然則取友必端爲師者其難哉

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鄭氏曰善問謂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從容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為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為松

孔氏曰問謂論難也攻治也善問者如匠善攻堅木先斫治其易處然後及于節目問者順理答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若不善問之人與能問者意反也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亦隨

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

横渠張氏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葢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為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

然後盡其聲
嚴陵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為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微以入乎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

皆進學之道

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于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説以解也

山陰陸氏曰説息也言師弟子相與委蛻于言意之表從讀如從容之從昔子路初見孔子以為不若已居二年以為與已等居三年然後知不如若此可謂

從容矣老子所謂為學日益是歟

廬陵胡氏曰鐘隨叩而應能待問者亦隨問而答從容謂再三叩也間傳云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偯聲餘從容也盡其聲謂無隱也如以莛撞鐘而應之以大益不善答問者

新安朱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

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于事也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解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又曰從容註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為功疑思問問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也

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答則雖問無益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脉理難易節目皆有次第而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應洪纖髙下隨叩而答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說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譬覲之不然撞鐘者以莛撞之則其聲小

以楹撞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焉若亟撞之則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夫子之答門弟子固未嘗同也然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言必發于請問其目之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必待其問于斯二者何先然後語之也問者答者皆得其理然後學者有可進之道也一或不善則失是矣然則學者之無功又非特不善學者之罪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記問謂逆記他人雜問為人解說無益學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依問為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憤悱之

問師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也

河南程氏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諸人而非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于心而寓之于言取之于己而傳之于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至于力所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山陰陸氏曰聽之而覺語之而知非記問之學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非不欲問也力不能問耳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李氏曰記問者記而得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畧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于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于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

之于鄙夫近是焉至于才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于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

夫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為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為

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啓發之功其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為不棄也世人皆知誦說之為學而不知遊息之為學皆知答問之為教而不知不屑之為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巳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

人之所疑以啓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朴而訥于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語之未有不知者也故曾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謂其既語而彼亦不

知乃已也舍如字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鄭氏曰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爲裘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于爲楊柳之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

之良善也冶謂鑄冶也裘謂衣裘也積世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鍜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冶破器皆令全好故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爲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馬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令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于前使駒日

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于學矣

橫渠張氏曰良冶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爲毬沙土之範模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備故爲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揉然後成性待脩然

後善故為箕所以譬脩性也馬觀于車然後可以駕

行識于所往而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益

明理而後能脩性能脩性然後能見于行君子察于

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延平周氏曰為裘則所資者不一所資者不一故象

其道問學為箕則所因者自然所因者自然故象其

尊德性車在馬前有觀而化之之意君子察此三者

則可以有志于學矣

李氏曰合皮以為裘合金以為器其合則同而裘有
異于冶析柳以為箕析木以為弓其析則同而弓有
異于箕學者自麤而入精故學冶者先為裘學弓者
先為箕始駕馬者未甞馭者也故車在馬前趨有近
于馭故始駕馬者先觀趨此為學之次也至于鍾鼎
之齊不可以為斤斧大刃之齊不可以為鑒燧以之
為器則新而無窮敝而無惡以之為刃則倨而可入
句而可決長外而堅短内而疾以之為鍾則薄厚之

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有說以之爲量則可以權可以準可以鬴莫不有法以之爲甲則其裏易其朕直櫜之而約舉之而豐衣之而無齘此治之良也治至于良則非爲裘者之所能知也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其液厚其節帑方其峻高其柎長其畏薄其敝其和至于無𤃬其應至于無已此弓之良也弓至于良則非爲箕者之所能至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

應之于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進退履繩尺而周旋中規矩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此御之良也馭至于良則非趨者之所能任也雖然學冶必始于裘學弓必始于箕學馭必始于趨葢其學有漸次耳故曰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

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繫乎習習與性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為性不知其為習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人情皆然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耳目見聞轉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內德之不進未之有也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為兌此時習之所以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于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之子異于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于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矣葢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

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也醜猶比也醜或為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上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以下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言鼓之為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于五

聲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五聲與鼓俱是聲類即是比類也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黄白黑也章明也清水無色而五色畫繢者不得水則不明五色是其水之出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學先王之道非主于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化民成俗必由學能為師然後能為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師于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

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横渠張氏曰比物醜類須學者至明乃能之五官弗得不治施于天官而天官治施于地官而地官治不主于一官

長樂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也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夫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夫聲中于宫觸于角驗于徴章于商宇于羽其聲濁者尊其聲清者卑

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于震白于兑赤于離黒于坎黄于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色之則五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五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葢五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肆乎善矣

使心非是無欲慮斯擬于神矣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則五服之制不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

不同而同于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于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于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記之論學多譬喻以明之言玉不琢不成器取其有質者言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取其有理者言之嘉餚取其有味者言之鐘鼓取其有聲者言之川與水取其有本者言之官與服取其在身者言之蛾子與馬取其動物言之弓冶與車取其成器言之益君子知至

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永嘉戴氏曰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為學然察于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為此教者所以貴于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于五聲水之于五色是也學何有于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于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

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于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于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敎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官

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曰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有志

于本謂本立而道生以學為本則其德于民無不化于俗無不成也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于一勺卒成不測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為衆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大德謂聖人之德官謂分職在位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器各施其用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謂聖人之信約謂期要

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大信也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薺麥自生故云不齊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總之則皆曰川也源委為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或脇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

亦適矣先祭本是務重其本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槖庚氏曰不官為羣官之本不器為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羣齊之本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為本也

長樂陳氏曰大德無事于事故不官大道妙于無體故不器大信無必而唯義所在故不約大時無固而唯變是適故不齊由德以至道則入神而無為由信以至時則致用而無不為此四者先後之序也不官

不器者道德之本而入于器主于事者皆道德之末不約不齊者時信之本而言必信行必果者皆時信之末猶之河與源者海與委之本海與委者河與源之末末雖君子之所不忘而本則君子之所志是故末之所不忘則存乎學本之所志則存乎道學則日益道則日損夫推本之事至于此則君子之道成矣

嚴陵方氏曰大徳不官不拘于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于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于所期也大時不齊不

拘于所遇也德之大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大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則無可無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若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為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衆流而已故總以

為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

此以祭川況務本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大德大道大信大時凡所道之事也于學之終篇言此者將以道學也老子曰絕學無憂夫守古人之糟粕而不能遠離者猶蟲縷詩書不能自化安能化民不能自成安能成俗有見于學又有見于本可謂君子矣作記者以是終焉以此彼不知因心會道而溺于末流之弊者學之失也源所出者河

是巳委所歸者海是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君子之于學無以貫之則無源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非也無委亦非也故曰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又曰寡聞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然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則先後緩急可知故曰形度數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新安朱氏曰註説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

之事若荀子所謂精于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䟽有二說此說是也

慶源輔氏曰學固不可無漸教固不可無等然亦不可不使之知其本也故舉此四者使之察之而有所志焉可以者勉辭也此與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意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謂本也

四明沈氏曰學記之末聖人始以此四者示學者大意欲學者離言語舍形迹而求大本也大則不可以一端名一曲取造形而悟絶物離迹而立于獨矣此正是學者事

吳興沈氏曰海者源也河者委也昔有人問何以謂海為源應之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脈也譬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為源

則非也謂元氣為委則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葢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逺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造本源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于本源之學自斆學而至于罔

覺自文章而至于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又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禮記集說卷九十